

贾平凹作品

第

20

卷



五十大话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五十大话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20

卷



泽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大话 / 贾平凹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5

(贾平凹作品)

ISBN 978-7-5447-5350-0

I. ①五…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1108号

- 书 名 五十大话
作 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75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50-0
定 价 62.0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友人杨毓荪·····	1
江浙日记·····	3
拓片闲记·····	78
茶杯·····	79
吃烟·····	81
治病救人·····	82
壁画·····	85
陶俑·····	88
朋友·····	92
秃顶·····	95
天马·····	98
敲门·····	101
动物安详·····	104
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	106
一点感悟·····	108
名角·····	110

四方城·····	114
十幅儿童画·····	117
通渭人家·····	125
在玫瑰园里·····	131
五十大话·····	133
黄河魂·····	136
说舍得·····	137
答《各界导报》记者关于在西安看足球的提问·····	138
藏者·····	140
三月八日在没有电的宾馆里吃茶·····	142
茶事·····	144
数幅木刻年画·····	149
朋友谭宗林·····	152
朋友曹振慨·····	154
释画（六篇）·····	157
孤独之夜·····	162
文革的故事·····	163
梅园·····	165
友谊·····	166
一条线的故事·····	167
佛像·····	168

邻家少妇·····	169
等待·····	170
看好门户·····	172
孤独地走向未来·····	173
女人与陶瓶·····	175
这一只瓷·····	177
我不知道·····	178
孙犁的意义·····	180
老木的故事·····	182
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183
关于小说语言·····	194
古土罐·····	201
残佛·····	204
李相虎·····	206
李广瑞·····	208
怀念金铮·····	210
孙存蝶·····	213
读卞毓方散文·····	214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215
沙家浜记·····	217
泥土的形状·····	219

活人真是难事·····	221
看展览·····	223
好的文学语言·····	225
大红袍记·····	231
读诗能耐热·····	232
读刘长春的散文·····	235
游悟真寺记·····	237
拴马桩·····	238
贾三·····	242
我说柏雨果·····	243
小记晓雷先生·····	245
吃面·····	247
荞麦园·····	249
李星·····	251
王志平·····	253
我有了个狮子军·····	255
经过豆沙关·····	258
食神·····	260
读李宗奇散文·····	262
说钟镛书法·····	265
生活一种·····	266

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	268
想说的一段话·····	273
从棣花到西安·····	275
读陈奕博·····	278
怀念路遥·····	280
我们的文学需要有我们的文化立场·····	282
钟国康·····	284
爱的秘密·····	286
说铜仁·····	288
木南这个人·····	289
天气·····	291
松云寺·····	292
药王堂·····	294
写给母亲·····	295
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297
一块土地·····	299
走了几个城镇·····	306
定西笔记·····	317
说棣花·····	361
又上白云山·····	370
在二郎镇·····	376

不能让狗说人话·····	380
震后小记·····	382
武帝山记·····	386
民歌红梅·····	387
画家王金岭·····	389
说宋艳刚的摄影作品·····	391
读《陈礼忠寿山石雕刻艺术》·····	393
小记怀一·····	395

友人杨毓荪

毓荪去美数年，回国探亲，送了我两把琵琶，一把是他作为平湖派传人曾演奏过的，一把是他作为制琴家亲自监制的。他喜木，我痴石，木石之盟是《红楼梦》里曾经写过了的故事，我们也相见恨晚。短短的几天，在西安，又到咸阳，又到临潼，游乐歌弹，通宵达旦，很过了一段放浪形骸的富贵闲人日子。

临走的前一日，在华清池遇着诗家李尤白，李也与毓荪熟，一时兴起，寒冷里披了毛毯，腹鸣中鸣嚼软柿，毓荪拨弦，李老咏诗，我书法六幅。毓荪说：“今日痛快！有此笔墨，何不合作一图？”我遂画“天乐洗耳”，他提笔作补，数笔勾石梅，石瘦而透，梅老花红，我不知他能画，且画得如此好，不禁就噢哟叫了几声。

此后逢人来家，见琵琶说起毓荪，差不多都知杨氏两代，却不闻毓荪善画。一日客友满堂，恰邮递员送来一信，正是毓荪寄来的一沓画作照片，争着看了，感叹人若有才，能推了磨子，就能推了碾子。

毓荪的这一路子画，若依学院派的标准，功力还欠火候，但少了学院派的严谨，却多了学院派的活泼。一样是画花草鱼虫，线条色彩随心流动，清新可人，有极强的音乐感。时下的中国水墨画界，大师级的画家愈少，名家就辈出，要么媚俗，要么欺世，这如越是治不了的病，越是在治这类病里有著名医生，那么，看画去，看那一点清新倒觉亲近。

毓荪是才情之人，他的长处是永不满足，总觉得一身本事未能充分发挥，他的绘画其实就是他在音乐界或商界未能尽兴的一种发泄和消遣。他的短处也在于不把一种艺术门类的才情发展到极致，结果，望见云在山头，

登上山头，云还在远。人生应有不安生的态度，具体一门却需沉静。说这些话是另一个侧面的道理，猜测毓荪，或许他无意于一定要成为大音乐家和大画家（大音乐家和大画家也不是想要大就能大的）。一个文人，古时讲究琴棋书画，现在强调艺术素养，这仅是文人起码的要求，毓荪要的是才情的发展，各个艺术门类相互影响而贯通，活得有趣罢了。若有这般心态，刻苦下去，不期然而然，还真能成就一方大的事业。

今日他又自美国来信，谈及今年筹备在白宫的琵琶演奏会和在北京出版个人画集。朋友的好事令我高兴，便以寥寥数语，寄托我的思念和祝福。

也就在今日，有幸得到了一块奇石，这石来的时候正好，待毓荪再回国，我得送予他了。

1996年3月10日西安

江浙日记

前边的话

四十三年间，我曾作过无数次的日记，但每次记到十天左右，便生懒惰，愈记愈少，最后到了每日只写“无事”，自己厌烦自己，就作罢了。公元一九九六年初，也即是阴历乙亥年的冬日，受中宣部、中国作协安排赴江浙生活，下定了决心要作日记，为这一段日月留下资料，一是将来易于作汇报，二是随时录下感受，既可练手，又可静心。庙里的和尚敲木鱼，除了传递信息，那一声一声的“笃笃”里，也好一心念佛，不生他想吧。

作者

江苏日记

一月十二日

早晨起来，天下起了雪。下起了雪好！入冬一直干旱，西安病毒性感冒流行，差不多家里都有一个两个病倒的；虽然干注意万谨慎的，屋里还熏了醋，母亲还是卧床数日，不进汤水，挂了三天吊针，病情也刚刚好转，昨夜还听到她的咳嗽声，这雪一下，我就可以放心去了。披衣过来，母亲和陈每已在厨房包饺子，陈每的右眼上还沾着一些面粉，看见我，上齿咬着一点下唇，默默地笑。家乡的风俗，由母亲带进城来，也成了我家的风俗：

出远门要吃饺子，意在囫囵囫圇地走，无牵无挂。

可我怎能无牵无挂呢？数月里等待北京的消息，只说今冬是要免了，几日前忽接到作协张锲的电话，要我务必十三日前到京，这几天忙乱地料理单位上、家庭里以及许许多多社会和写作方面的杂事，人累得几乎要趴下来。一切该放下的都放下了，不该放下的也得放下，但最后仍揪心的是母亲的病。

母亲把煮好的饺子端给我，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母亲从来是不理会大事而只管小事，我吃饱了她仍还是要我再吃，我又吃了一颗，说：“今早感觉身上轻省吗？”她说：“头不重了……这雪一下，要全好了！”我告诉母亲：我不能亲自陪她去医院镶牙了，但已经安排好了人，现在满口没牙，多吃些软东西，饭后活动活动可以增进消化。家里有暖气，出门进门注意增减衣服，防备再染感冒。用煤气要特别小心，每次检查关了总闸没有。热水器里要勤加水。来任何人不要轻易开门，隔着防盗门就说我出差去了，有什么事让二三十天后再来。身体一有什么不舒服，就去楼下找我的同学，他会打电话叫医生的。母亲只是点头，眼睛似乎有些潮。陈每就忙在一旁打趣，尽量活跃气氛。她的父亲才去世十天，我又吩咐除了陪她母亲外，有空也过来陪陪我母亲说话。母亲说：“天寒地冻的，你能不能不去……”陈每说：“你儿现在是朝廷命官嘛，他能不去？！”母亲摇着头，就去佛像前烧香，口里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我对陈每说：“什么朝廷命官，你别瞎说！”陈每说：“不是朝廷命官了，那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正笑着，门被敲响，进来的是一些同学和邻居。他们是看了今早的报纸，知道我今日要去江浙，特来送行的。报纸上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昨日上午，市宣传部举行了一个小小欢送会，崔林涛书记及政府、人大、政协、省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都参加了。崔书记是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身体和创作，他又在会上讲了长长的一席话，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我感激着这些领导，也感慨着这种待遇。到昨天晚上，一拨一拨文学朋友来看我，他们要为我举行个送别晚宴什么的，我拒绝了，只把照顾母亲的事一一托付他们。现在，我借居于西北大学的这间小小房

间里，留校任教的同学和邻居坐得满满当当，七嘴八舌地询问和叮咛，他们担心的是我的身体，是我的饮食习惯和语言障碍。有人就笑着说：“活该你写《废都》、《白夜》，这下好了，发配那么远的……”这话难听，未等他说完，我挥手就说：“这你胡说！”生活是创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西北待得久了，去江南看看，岂不是难得的幸事，就说发配，哪有发配到天下最先进最富裕的地方去？！陈每便说：“有个故事，说过去一个人不吃肉，部下犯了事，他的惩罚就是让吃肉。——如果真是这样，我天天盼着受罚哩！”大家都笑了起来。末了，他们帮我收拾了行李，临走时，说：“祝一路顺风！”陈每又说：“坐飞机不能说顺风的。”大家便说：“一路顺利！”笑笑去了。

四点的飞机，两点离家往机场，同行的宋丛敏一进门说走，母亲就穿外套，戴帽子，要送我。老宋赶紧挡住，说外边风大雪大，不要送了，我也随手把门拉闭，匆匆下楼而去。

单位的车停在楼下，雪淋得人眼睛睁不开。

到北京，北京竟无雪。作协书记处高洪波以及翟泰丰和秘书王海燕、张锲的秘书秦友苏等在机场迎接。洪波是旧友，数年不见，格外热乎，但他又粗又高，站得太近，我就自惭形秽了。那一年开政协会与冯骥才照相，照片如一幅漫画，便有人指点，与高个人一起，一定得保持距离。今夜从候机室到停车处，我和洪波就是隔着走的。这么走着，自己也觉得好笑，灯影处里“嗬”的一声，老宋还问：“你怎么啦？”我说：“拿破仑是一米五吧？”老宋莫名其妙。车是径直开往和敬公主府的，这里做了中纪委招待所。数年前来京住过一次，今又来住，只是想与那公主有缘呢，公主是什么模样无法想象，个头估计不会是多么高的。府宅深广，知道住宿楼是在后院，进去楼却拆了，月明星稀之下，楼前的那棵老棠梨树还在，不禁生一份伤感出来。树一老便有精灵的，仰头默默地向它问候，一片枯叶便落下来。接待吃饭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位叫赵翼如的，当年在南京见过，依旧同约，去白魁老店，吃一种豆腐，基本上是豆渣做的，少见有味美。饭价也颇可观，老宋暗中咋舌，我悄声说：“不贵，除了菜，这店名也该值五十元，店里仅开这一桌，幽静值五十元，有老朋友相聚值五十元……”老宋笑道：“还有秀色……”我没有接话，问赵翼如，南京方面的气候如何？

赵一一答了，却担心我去江浙语言不通，我请她说一句老家话，她说了，一堆莺歌燕语，我听懂了两个字，她竟说：这两个字你也听错了！

一月十三日

一早，张锲来和敬府接我去文采阁。他明显有些老了，但样子更像了毛泽东。这次南行，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的点子，具体与我联系的是张锲。车驶到文采阁，翟泰丰、王巨才、施勇祥等作协领导已在那里等候多时，还有《文艺报》的记者贺绍俊。受领导的接见，也是南行前的送行吧，各位领导都讲了话。翟部长大致讲了三层内容：一是充分肯定了我和我的创作；二是对这次江浙之行和今后我的写作寄予厚望；三是下去开拓视野，自己总结自己。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社会上早有传言，说这位领导是工作狂，两次见面突出的印象是精力过人，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不知怎么，见到他总想起那个马拉多纳。为安排这次南行，他费了许多心血，亲自打电话、写信给江浙的地方领导，又写长信给我，使我在《废都》之后漫长的孤独苦闷中，深感到一种暖意。但我口笨，竟无以说出一套感谢话来，在这样的场合里只显出一副呆相。会后正要吃饭的时候，翟却接到电话，部里要开会，便匆匆离去。这似乎使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张锲说：“这是常事。”席间大家谈说起翟的工作作风和作协领导班子的生活节奏，简直使我大吃一惊。他们忙得几乎没个在家的半晌，王巨才书记出差途中接到通知来京上任，一千半年了还未回原籍省城去看看家人。官做到这个位份上，其累也是寻常人难以想象和相信的。饭菜很丰盛，“文采酥”也极好吃，我多吃了几块，张锲说：“给你带些晚上吃。”我说：“撑得这么饱，晚上也用不着吃饭了！”张锲说：“北京还有什么事，下午抓紧办，明日上午我陪你们去南京！”我万没想到他会陪我去江南，一时倒愣了。张锲说：“得把你在那儿安排好才放心嘛！”

下午无事，在小院里看一棵老桐树。北京城里有许多这样的老树，我把它们视作老者，背靠上它，顺着树干往上看，干硬的枝丫在墙头屋檐上高指天空。后来打电话想趁机讨要《白夜》的稿费。电话打不通，老宋取

笑我怎么老是拿不到钱，《白夜》又出现两种盗版本。对这类事，我已经愤怒得没愤怒了。

黄昏，李廷华夫妇得知消息来看望，硬要接我们去他的住所。李是陕西人，来京临时在《书法》杂志社做事，借居于东四一条胡同中的旧宅院。宅院明显是昔日的大户人家，但全然败坏了，偌大的厅房西厢里，唯有一床，一桌，一凳，和一炉一壶，格子门窗厚厚地糊着纸，一角在风中嘶响，煤炉火旺，烤着焦黄的烧饼。但李氏夫妇十分乐观，大谈人到四十多岁的苦难，和在苦难中的乐趣，便在炉上用炒瓢煮面条，用碗喝白酒，又拿出写就的古体诗念了我听。念到“疗饥自有三文治，遣兴莫如二锅头”，我说：“好！”在豪华京城的一条窄胡同里，在待拆的旧宅院里的冬季，四十多岁的夫妇夜夜以纸堵窗，拥炉而坐，吃挂面，作诗文，享受的是人生的另一番境界，无疑对我是极大的感染。是的，廷华兄，幸福完全是一种感觉，换一副心态对待人生，就有融融之乐。

告别时，夜已深沉，和廷华去蹲胡同里的公厕。厕所极小，冷风森森，得一手抓着裤子，一手伸直了去撑那一扇小门。廷华说：“每天早晨，这里就排队了，我在这儿结识了几个胡同里的朋友。”我嘿嘿地笑，他说：“你别小看这地方，北京人蹲茅坑谈的也是朝廷的事，联合国的事！”

一月十四日

下午飞到南京，住西康宾馆。一路车外闪过无数白面长身女子，到宾馆很快见到苏童、叶兆言、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等一批当地作家，江南真是出才子出佳人的地方啊！正好南京翌日要召开报告文学《张家港人》研讨会，北京上海来的名家很多，江苏文联作协的领导又都在，宴会是十分热闹的，欢声笑语，敬酒不绝。凡是人多的地方，我向来伏低伏小，极不愿应酬也不会应酬，唯是吃菜，吃罢菜吸烟。张锬一定瞧我太呆板，两次说：“平凹你给大家敬敬酒嘛。”第一次要敬时，旁边有人敬大家，对每一个都说一段话，说的得体又中听，我便作罢了。第二次才终于端起酒杯，只是笑着给各位碰了一下，说句“谢谢”，便不知

再说些什么。有记者一边拍照，总要我笑笑，但我没有笑，我恨我不会笑。张锲就拉着我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文联作协的领导，以及张家港市的领导一一介绍我来的目的，望他们关照。他是了解我的生性的，怕我的老实和生硬在陌生地有为难处，时时呵护。我一面在心里感激他，一面深恨自己的没出息。我是太敬畏一切人了，当年柳青说过他是挑了鸡蛋篮子上大街，不是要挤别人，只怕别人挤了自己，陕西人的德行就是这样吗？当地的行政领导当然十分客气，说他们会照顾好的，给我笑笑，我也给他们笑笑（记者又在拍照，我又不会笑了）。一顿饭就这么吃过去了。

天竟又落起雪来，雪落地不驻，即时化水。和老宋步行西康园前院，说起席桌上的尴尬，便让雪淋湿着脖脸，忽想起“我醉欲眠君且去，有情明日抱琴来”，相视一笑，又一笑，仰头大笑回到后楼。回到后楼房间，却又无聊，翻看《张家港人》一文。看过一半，拉开后窗，窗外恰是一处小花园。风雪之中，花皆残败，三棵黑松萧然，一堆太湖石，一片水塘，雪落下无影无声地无纹痕泛起。有一穿红衣的女子在塘边的冬青丛边伸舌接雪，一仰头瞧见我，忙闭了嘴，却又装着对雪无所谓的样子，慢慢往左走，就走出窗框了。

一伙作家来房间看望，此时倒放松，说一回，笑一回，留一房子烟雾，各自散去。关门洗澡，打开了行李箱，才发现在家整理好的电话通信本忘记带了。更糟心的是拿了电须刀器，而没拿充电绳，一日不刮脸将面目全非的，何况又是“满头是脸，满脸是头”模样。老宋说：“瞧瞧，没个女人照应，就丢三落四！”洗漱用品是陈每给收拾的，她不刮脸，当然不知道还有个充电绳儿的。箱子里的烟却装了四条，拆开一条是假的，又拆一条，还是假的，气倒没有了，只是笑：假烟假酒假（贾）平凹嘛！

一月十五日

昨晚睡前读完了《张家港人》，为的是对张家港有个大致了解，也准备今日开研讨会，如果让发言，也有个说头。但张锲来说，与会议负责人商量过了，怕我参加会议，可能记者们要采访，势必冲淡会议，建议今日让